

盐的味道是活的，  
先释放精纯的咸味，加深、回甘，而后消失，  
就像是情人留在唇上的吻……

The Book Of  
Salt


盐之书

[美]莫妮卡·张 著  
高勤芳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社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The Book Of  
Salt  
盐之书

[美]莫妮卡·张 著  
高勤芳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THE BOOK OF SALT: A NOVEL By MONIQUE TRUONG  
Copyright: © 2003 BY MONIQUE T.D. TRUON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Zachary Shuster Harmsworth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SHANGHAI YING TE SONG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盐之书 / (美)莫妮卡·张著; 高勤芳译. —合肥: 黄山  
书社, 2011. 10  
ISBN 978-7-5461-2254-0

I. ①盐… II. ①莫… 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03060号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1211988

盐之书 [美]莫妮卡·张 著 高勤芳 译

出版人: 左克诚 策划: 英特颂  
责任编辑: 余玲 张月阳 特约编辑: 阎小青 吕荣莉 责任印刷: 李磊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编: 230071)

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营销部电话: 021-56550055

印 刷: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电 话: 021-56550779

开本: 680×980 1/16 印张: 17.75 字数: 210千字

版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1-2254-0 定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我的父亲，一个终于回家的旅人。



目录

001	第一章 关于那一天
011	第二章 家庭厨师
023	第三章 两位美国女士
033	第四章 怎么定义爱
043	第五章 二厨阿明
055	第六章 恋爱的感觉
065	第七章 慈悲之击
077	第八章 晚宴
087	第九章 盐花
103	第十章 宽宥和希望
113	第十一章 亲爱的周日情郎
125	第十二章 总督府的仆役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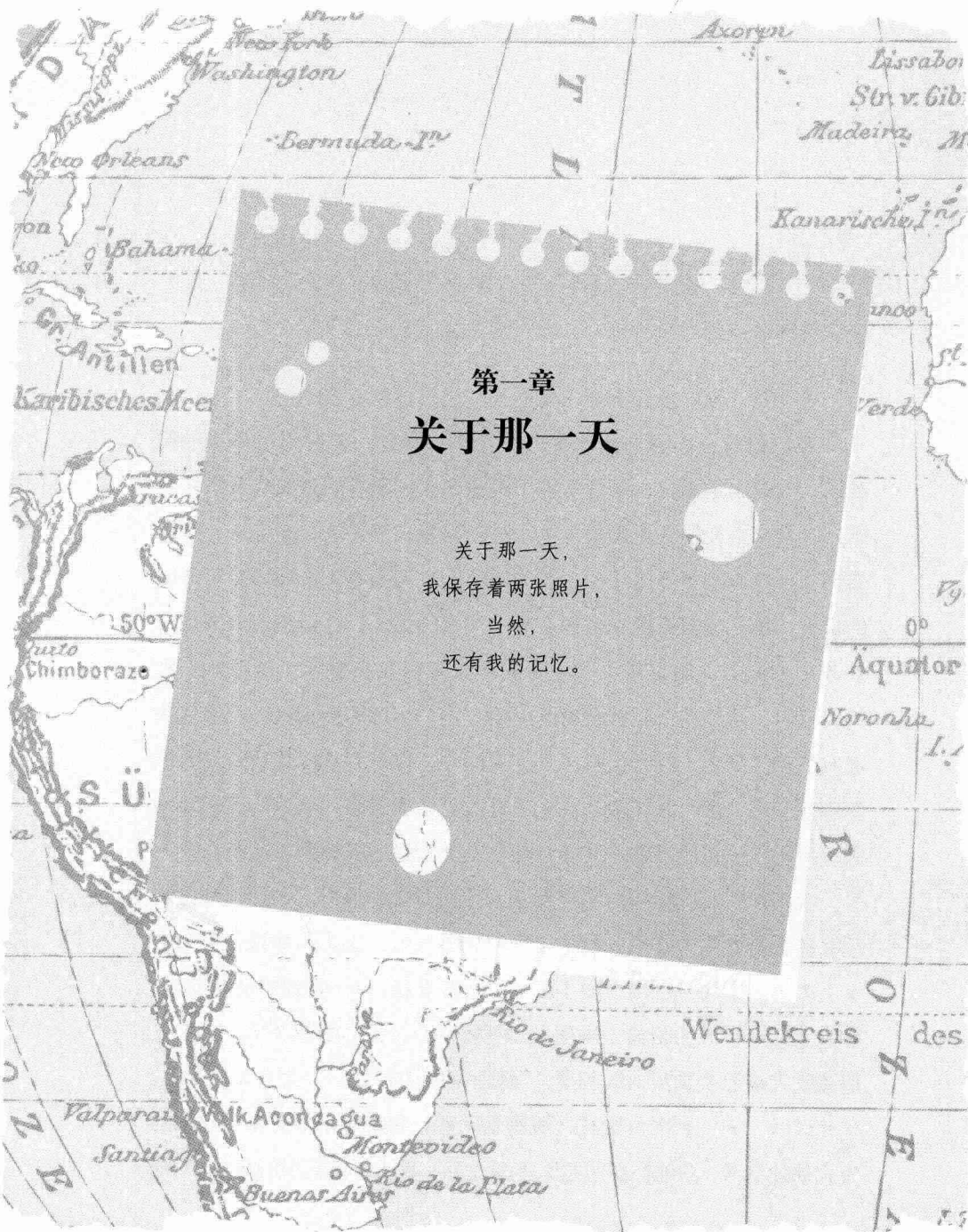
141	第十三章	碧利尼的夏天
151	第十四章	斯泰因的书
161	第十五章	托克萨斯小姐
171	第十六章	奥古斯丁神父的故事
185	第十七章	斯泰因的缪斯
201	第十八章	妈妈
213	第十九章	百花街二十七号
227	第二十章	死讯
235	第二十一章	来信
245	第二十二章	真相
253	第二十三章	阿暴
265	第二十四章	勒哈弗港的离别



# Chapter One

## 第一章 关于那一天

关于那一天，  
我保存着两张照片，  
当然，  
还有我的记忆。





关于那一天，我保存着两张照片，当然，还有我的记忆。

我们提前三小时到达巴黎火车北站。毕竟，要带的行李箱堆积如山，衣箱琳琅满目，不得不打了两趟车才把所有的东西从公寓搬到车站。前来送行的几个摄影师主动提出帮我们照看第一堆行李，好让我们回百花街搬更多的东西。我的两位女主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们的提议。她们对摄影师总是怀有异乎纯真的信任，甚至相信摄影师有着非凡的魔力，能够将平淡无奇的场景变得意义重大。摄影师一到场，隆重、荣耀的气氛就会携手而来。他们闪烁的照相机，就像久违老友的灿烂笑容，顿时温暖了女主人的心。但是我总以为新结识的朋友难以交心。那个时候我在女主人身边已经五年多，而这些摄影师后来才出现。旅行的准备一开始，他们就像蜜蜂一样拥到百花街二十七号。我不用费心就能明白两位女主人为何要结识他们。摄影师拜访过后必然会给女主人寄来一封信，里面装着报纸、杂志的剪报，剪报上女主人的名字用红色墨水圈了出来。这些剪报，每一张都用熨斗熨平，哪张上面女主人的脸起了皱褶，那更要精心对待。整理过后，剪报立即被收入绿色皮质封面的相册。“绿色是嫉妒之色！”女主人告诉我。与此同时，她们俩四目流转，流露着欣喜。我的女主人总是用隐晦的方式彼此交流，在她们身边这么多年之后，我才了解其中的奥秘。“绿



色”说明她们等这一天已经等得有些不顾一切了。她们见惯了朋友、熟人接到媒体的来信，迫不及待地想要享受同样的待遇。早已准备好的绿皮相册也等得不耐烦了，现在她们终于可以将媒体对她们的采访照收入相册，成为家庭相片中最值得骄傲的一部分。“绿色”意味着她们不再嫉妒别人，只等着别人艳羨。

说起来难以置信，但是直到摄影师到来，我才明白，我的两位女主人，其实，并不真正属于我。她们属于一个我从未踏足的广袤的国家。那里的人们有权拥抱她们，宣称她们是那里的子民。百花街一直以来都是宾客盈门，可是这次有些不同。我的女主人喜欢迎接宾客的到来，却也享受送他们离去的乐趣。许多人前来，总想着要在女主人的茶桌旁找到一个永久的位子，可是，我明白，三壶茶过后，他们不得不离去，而我的女主人却付钱将我留在她们身边。多么开心的反讽！我一直这样安慰自己。摄影师的到来带来了全新的气象。可是女主人的这群拥趸却苛刻难缠，他们不满足于只是敲开百花街二十七号的门，礼貌地进门抿口茶。不，他们要带着我的女主人远走高飞，把百花街抛在身后，紧紧地锁上屋门。

那天在北站，我能想起的都是照相机的闪光灯。那灯光总是让我心生恐惧，突然爆发出的强光总是让人眼前一片黑暗，就像暴风骤雨来临前的闪电。但是我想那是水手的忧虑，在窃窃私语。我漂洋过海已经十一年了，而我的女主人来这里也已经三十多年。海洋对她们来说只不过是一段回忆而已，此岸、彼岸之间的一片宁静、蔚蓝的无垠天地。可是，对于我，海洋是那样的生动、活泼、好斗、愤懑，那开阔的茫茫空间深不可测，昭示着另一个开始。

我的两位女主人刚开始准备行程的时候，本打算带上她们的两只狗——篮子和贝贝。尚布兰豪华邮轮的主事听说女主人是头等舱的客人，自然乐意为狗和各式各样的宠物提供食宿。但是，美国那边出

了问题。没有哪个酒店愿意接待四条腿的游客，至少行程上安排的酒店都不愿意。女主人们含着泪简略地讨论了一番，得出了简明扼要的结论。我的女主人最近几年里变实际了。即便是想到了可爱的贵宾犬篮子和吉娃娃贝贝在今后的几个月里将在巴黎受苦受难、哭泣哀嚎，我的两位女主人还是硬着心肠如期启程。我和那两只狗，特别是篮子，相处得极不融洽。1929年，我的女主人在春天巴黎的一次狗展上买了那只贵宾犬。那年年底，我也来到了百花街。我总是想，大概因为我和那只狗进女主人家家门的时间相差不远，所以它对我很不客气。毕竟，嫉妒是天生的。每日清晨，女主人坚持用硫黄水给篮子洗澡，世界上大概没有比篮子更干净的狗了。来访的宾客经常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欣赏篮子光滑的毛发和粉嫩的皮肤。一开始，我以为篮子阁下卷曲的白毛是因为硫黄水而变了色，后来才明白它只是开始掉毛了，于是香肠般的粉红色皮肤开始若隐若现。无疑每天雷打不动的晨浴是罪魁祸首。不久之后，一旦有客人在场，我的女主人就会替篮子穿上斗篷，遮盖它日渐丑陋的躯体。幸好我能自己洗漱、穿衣。谢天谢地！不过，和篮子一样，我也有若干拥趸。好吧，大概有一个或者两个。吉娃娃贝贝长得矮小而讨人厌。它几乎算不上是一只狗，似乎浑身就只有两只眼睛和一个湿润的小鼻头。贝贝一个拥趸也没有，和篮子一起，仅仅说明我的女主人感情施舍错了地方。可是，我的女主人居然要求我留下来陪伴它们。她们还一心想着要带篮子和贝贝同去，却置我于不顾。我记得那时我已经服侍她们有五年多了。她们到哪里，我都跟着，尽管往往只是从巴黎到碧利尼的避暑小屋。我到女主人跟前时，她们五十多岁，已经不再嗜好到处旅行了。旅行对她们来说，只是从一个舒适的场所到另一个舒适的场所，只是驾着轿车在法国乡村的素雅景致中穿行。

越洋旅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女主人提前几个月开始

准备行程，下单购买新的衣服、手套、鞋子。没有哪一样显得铺张浪费，却件件奢华精致：绣着奇葩珍禽的马甲，镶着棕色丝绒滚边和纽扣的粗花呢旅行套装，除了鞋跟、尺码不同之外其他都一样的鞋子。大尺码的那双鞋除了加高了一点点的鞋跟外，几乎像男人的鞋子一样大。小尺码的那双鞋跟就高很多，不过没有高到夸张的程度。你该记得，我的两位女主人非常讲究舒适。

“我们乘火车从巴黎到勒哈弗港，尚布兰豪华邮轮就停靠在那里。在接着的五六天里，大西洋是我们的主人，然后纽约城就会驶入眼帘。从纽约出发，我们北上马萨诸塞州，南下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然后西进俄亥俄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直到太平洋的西岸。之后，可能再折返。”我的女主人在地图上描绘着预定的旅程，她们平日里波澜不惊的嗓音顿时变得尖锐而激动，报出一个又一个城市的名称——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克里夫兰、芝加哥、休斯敦、旧金山。一提起飞机，她们的声音颤动得越发厉害。她们告诉摄影师，她们要用 20 世纪的真实视角去观察美国。她们私下里谈论着，奇幻的飞行之旅将不再是一纸空言，甚至猜想着买下一架飞机的费用，当然买旧飞机就可以了。我的女主人，毕竟，还是很实际的。

我有点迷信。我想当我们在做着旅行、飞翔之梦的时候，命运之神在聆听。不是吗？不然那天傍晚，那封信怎么会寄到了百花街呢？这真是一件大事。我的女主人用小型银托盘将信递给我，告诉我说，她们吃惊地发现，之前从没有在纸上见过我的全名。也许让她们更为惊讶的是我在为她们服务的那么多年里，从来没有收到过其他信件。不用看信封，我就知道，信是我的大哥寄来的。除了他之外，家里没人知道我在哪里，没人知道百花街二十七号是我的家。

我嗅了嗅信封，然后才打开它。我闻到了那个遥远城市的味道，心酸而急切地等待着一场倾盆而下的大雨。假若女主人不在屋里，也许我会用舌头尝一尝信封的味道。我相信，一定尝得到熟悉的一缕盐的滋味，但是我需要知道那是哪种咸味：厨房里的咸味、汗水的咸味、眼泪的咸味，甚或是海水的咸味。我想要这封纸里的物件主动将秘密泄露给我，最好在文字跳入眼帘之前，就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的哥哥五年之后才给他弟弟回第一封信，也是唯一的一封家信。

1929年年底，我曾经给大哥写过一封信。那时，我喝醉了，孤身一人坐在拥挤的咖啡馆里。巴黎那年的12月糟糕透了。我钟爱的场所不是挤满了人，就是哀怜得空无一人。人们不是啜饮着美酒大肆庆贺，就是狂灌劣质的酒水，抚慰沮丧的心情。人们的表情各异，却都在谈论同一个话题：“美国人要回家去了！”那些高傲自大、目中无人的美国佬终于要滚出巴黎了。大家都在说，他们还不是仗着有些臭钱才自以为是。这并非耸人听闻，美国人真的要回家去了。有些人兴高采烈地欢庆，有些人悲伤地哀悼，立场不一。

以“慈悲之山”为例，这家当铺生意兴隆。名字起得颇具法式风情，用一堆诗意的辞藻堆砌出一个当铺的名字，真是极具反讽的意味。因为这样的一个地方充斥着各种贵重的物品，却唯独缺少诗意。我听说巴黎的当铺里堆满了制作精良的美式西服。10月底的时候人造薄西服、棉质细毛织品、亚麻制品，也开始陆续进入当铺。巴黎那时的天气已经冷得穿不上这些衣服了，所以把它们送入当铺也算不上牺牲。我总是想，换季的时候最好把自己的轻薄西服也当了，省得饥饿的飞蛾乱咬，连买樟脑丸的钱也能省下了。最后还是我那辘辘的饥肠替我拍了板。那年初冬，情势愈加明朗。美国人当掉了灯芯绒外套、厚毛衣、法兰绒粗花呢外套。当掉当季的衣服只说明了一种情况——绝望。绝望吞噬着他们衣橱里更多的空间，绝望盘桓不肯离去。1929年的年

底到处弥漫着沮丧感。餐馆里谈论着当月未付的酒吧账单，更别提拖欠的旅馆账单和到期的房租。“家里寄的钱没到！”即将离去的美国人这么说。但是那个时候巴黎人都知道，家里根本没有寄钱来，更糟糕的是，家里已经没钱可寄了。不管是巴黎的美国人还是本土的美国人，都破产了。邪恶的小希望成真了。巴黎人想念金钱，却没人想念美国人。我听说，美国人初到巴黎之时，巴黎人对他们颇怀怜悯之心，甚至对他们非常宽容。这些迷失的灵魂漂洋过海而来，在他们的国家，连一瓶葡萄酒都被列为违禁品，买卖一瓶香槟都是违法行为。但是当巴黎人看到美国人没有离开的打算，甚至不想变得清醒一些，他们就想要夺回他们的城市。可惜，一切已晚。行为模式已经形成了。美国人来到巴黎就是为了纵情声色。一开始，他们就涌入妓院，然后是餐厅。巴黎人对于逛妓院、狂饮烂醉并不反感，但是受不了美国人做作的一套。“巴黎也有俄罗斯人、匈牙利人、西班牙人……他们不见得有钱，但是文雅多了。”邻桌发表了一通言论，然后大笑起来，我顿时明白他们所谈论的不只是金钱。巴黎人聚到餐馆聊天时，在金钱这个话题上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往往一两句话就打发掉了。但是谈起“性”来，就大不相同了，那是他们的盛宴。无论是有关“性”的小道消息还是世界新闻，在餐馆里都能听得到。刚开始我还听不太明白，但是待得久了，就一清二楚了。我还发现，在酒精的刺激下，表述也变得通畅无比，虽然准确程度有待提高。那个12月的夜晚，我灌下一杯又一杯，其实我不想喝酒，只想找个人说说话。那个晚上，我无处可去，只好坐在餐馆里，凝望着被烟熏黑的墙壁，直到钱包空空、膀胱满满，自己烂醉如泥。更糟糕的是，酒精蒙蔽了我的大脑，让我下定决心却又转而反悔。过去，小小的酒杯能粘连起我支离破碎的法语，可是那晚却不知为何，反而突显了我残破的语言能力，越发地口齿不清。它似乎要将我生吞活剥，嘲笑我只会跟着别人发笑，其实根本不懂缘由，

只有在话题转到大家都知道的“美国人要回家了”时，才插上两句。突然间，恐惧将我一把抓住，心里泛出一个一直想问却不敢问的问题：“我的女主人也会跟着他们回美国吗？”或许，该问的只是：“她们什么时候动身？”

我不记得问服务员要过纸笔没有，但是肯定要过，因为我自己的口袋不会装着这些东西。餐馆免费提供纸笔，典型的法国风格——一小杯水都要付费，却随时提供如此奢侈的东西。信写得无聊透顶，充斥着只有我哥哥才感兴趣的细节：我的健康状况、内衣和鞋子的花费、地铁票的价格、我的周薪、最后一餐饭的菜单、巴黎圣母像上弹跳的雨珠，还有覆盖着一层薄雪的巴黎。我忘记了，语言一旦付诸白纸，和实际的发音大相径庭。越南语，我有好多年不曾说起的越南语，毫不吝啬地跳了出来，自然要比我的法语流畅得多。在那页纸上，我用地球另一端的语言流畅地书写着。

笔杆沙沙地流动着，我在奋笔疾书，不想停下，可惜纸不够写了，只好在空白处加了一句：“我的女主人可能要回家了，我不想从头再来，浏览求职广告、敲响门铃，然后孤寂地离去。我很害怕。”我本来打算在“离去”和“我很害怕”之间加一个逗号，但是结果写在纸上，逗号变成了句号，也将悬浮的一丝悔意变成了如实的告白。我可以在句号上加上一个小尾巴，但是重读之后发现，句号才显得真实。

哥哥来信的第一句话就把我吓了一跳，让人怀疑信是否是他写的。“是时候回越南了！”语气和老头子的如出一辙，同样地具有抑制一切、控制一切的能力，我不由得透不过气来。但是接下来的语句明显就是大哥写的了：“你毕竟是我的弟弟。你用不着道歉，我自然也会原谅你的。这么多年来，我常常想起你，每年农历新年的时候，想得尤其厉害。真希望在明年的新年里，能和你团聚。可口的年夜饭和大红包在等着你回来。我也等着你回来。”信末的日期是1934年1

月27日，也就是说，只花了一个月信就寄到了百花街。大哥没有解释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才给我回信，只说家里的一切都变了。他还说最好等我回到家再当面跟我谈。我想大哥的意思是纸张太轻薄，承受不了他心头的重量，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忍不住将深厚的兄弟情谊付诸纸张。

在地球的另一端，我的大哥在信纸的末端签下了他的名字。然后，仿佛他又想起了什么，在末尾加了句“祝旅途平安”。

我折起大哥的信，放在一件冬天穿的西装的口袋里。那是我唯一的，也是最好的一件西装。那天，我穿着那件西装，揣着那封信，到了火车北站。西装虽然有些破旧，但是熨烫得非常平整，可是那封信却被磨坏了。在我那带着油迹的指尖一遍又一遍的抚摸下，在我的体温的熏陶下，那封信的形状变了，颜色也变成了半透明的棕色。墨水褪成了紫色，难以辨识。但是，信里的字字句句都印在我的脑海里，已然没有再次翻开读信的必要了。

在北站，摄影师拍下了旅行的首张照片。照片里女主人肩并肩坐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直视着前方。她们一边等待着开往勒哈佛港的火车，一边和摄影师闲聊着。她们的脸上露出愉悦的神情，就像平日里穿上新鞋时的快乐模样。拍完照，她们从不急于站起来，四处走动，总是先坐一会，让脚趾头慢慢地皮鞋里转动，摸索出皮鞋哪里松哪里紧。从她们四目相顾、相视而笑的样子，我就知道她们一定非常享受这样的私密举动。我坐在她们身后左边的长凳上，低垂着头，闭上了眼睛。我没有睡觉，而是在思考，有时候黑暗会助长思考。我从来不善于掌握命运的舵轮，每每遇到抉择就束手无策，所以在北站送别女主人之前的那几个月里，我痛苦不安，纠结不已。没有想到，“谨慎抉择”会让人如此地受折磨。

如今，我有时候拿起那张照片看，会猜想我是在拍照前还是拍



照后做出了决定。虽然猜不出答案，但是我似乎记得，当时做完决定，就下意识地抬起了头，就像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如果我没记错，那么摄影师肯定是在我抬头那一刻之前按下了快门。那时，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动着，那强劲的节奏，仿佛一辆火车迎面驶来。而我在黑暗中反反复复地似乎就听到这么几句话：

我不要再从头开始。

不要再浏览招聘广告。

不要再敲开陌生人的门。

不要再沮丧地离开。

是的，我很害怕。

Chapter IVU

## 第二章 家庭厨师

每到一厨房，  
我就用藏红花、小豆蔻、月桂和薰衣草  
打造出迷人的香气。  
在这些令人兴奋的间歇，  
我不再是流浪在城市里的  
哑巴乞讨者。